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落石出：民国时期若干历史事件采访实录/李岚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9

(报界档案系列)

ISBN 7-211-03517-X

I. 水… II. 李… III. 记者—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934 号

水落石出

SHUI LUO SHI CHU

——历史事件采访实录

李 岚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编：35000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5.125 印张 6 插页 115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11-03517-X

G·2368 定价：9.4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府”“院”相争，记者得利	(1)
---------------------	-------

——邵飘萍穷追段祺瑞纪实

●多事之秋，“府”“院”起风波	(1)
-----------------------	-------

●“铁肩辣手”，夜闯段宅	(4)
--------------------	-------

●言无遁饰，满载而归	(9)
------------------	-------

明察机变，智揭内幕	(13)
-----------------	------

——冯、阎反蒋前夕徐铸成三晤冯玉祥

●初出茅庐第一功	(14)
----------------	------

●独家新闻？政治机密？	(17)
-------------------	------

●“神通广大”者“录此存照”	(26)
----------------------	------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9)
-----------------	------

——顾执中亲临“一·二八”抗战现场

●利箭在弦，引而不发	(29)
------------------	------

●向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3)
-------------------	------

●“拿着笔作战”	(37)
----------------	------

民族危亡，匹夫有责	(40)
-----------------	------

——陆诒访问卢沟桥前线

●“如此江山坐付人”	(40)
------------------	------

●壮心热血，存亡与共	(43)
------------------	------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48)
飞越迷雾，探寻真理	(53)
——范长江采访西安事变和中共领导人	
●劫后余生，挺进西安	(53)
●神秘人物的首次接触	(57)
●茅塞顿开的转变	(62)
●真相告白天下	(65)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68)
——冯英子鄂中历险传奇	
●老虎屁股摸不得？	(68)
●孰料禁区亦“桃源”	(72)
●危机四伏的草莽英雄	(74)
云破天开，日落东瀛	(79)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目击记	
●“密苏里”号的荣耀	(79)
●芷江上演过场戏	(84)
●南京：如此受降	(89)
情凝笔端，捕捉瞬间	(92)
——彭子冈采访毛泽东先生	
●弥天大勇，感怀于胸	(92)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98)
●湘音无改“和为贵”	(102)
见证历史，警戒未来	(105)

——萧乾眼里的德国纳粹战犯审判

- 西欧战场的一颗棋子 (105)
- 法庭“好莱坞” (107)
- 战争不是一场球赛 (114)
- 让历史告诉未来 (117)

披坚执锐，短兵相接 (121)

——浦熙修在旧政协会议期间的采访活动

- 洞若观火，巧识花招 (121)
- 爱憎分明，原话照登 (124)
- 无辜者辗转呼号 (127)

冲天一怒，勇揭暴行 (131)

——刘时平追踪沈崇事件

- 引狼入室，欲盖弥彰 (131)
- 谎言掩不住血染的事实 (134)
- 北平燃怒火，灰楼主正义 (138)

火线采访，情景交融 (142)

——阎吾现场记录渡江战役实况

- 文武皆通显身手 (142)
- 饮马长江，蓄势待发 (145)
- 疾风骤雨下钟山 (148)

参考资料 (151)

偏偏消息传得很快，有一家报纸忽然发了一个号外，这下北京社会顿生恐慌。

邵飘萍从政界朋友那儿得到段祺瑞回京的消息后，立马披上黑缎坎肩冲出家门，自备的人力车车身两边各有的三盏灯也“唰”地同时亮起来了。

段祺瑞的脸上立刻大放异彩，摇头晃脑地说：“是黎元洪求我回来的。”

报纸既出，读者看到要闻内容皆惊讶不已，当天的报纸不到半日，就被抢购一空。

“府”“院”相争，记者得利 ——邵飘萍穷追段祺瑞纪实

多事之秋，“府”“院”起风波

1917 年对于段祺瑞来说将是个多事之秋。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6 年 5 月，德国“无限制潜水艇战”对美国不利，美放弃“中立”，提出强烈抗议。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宣誓就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负责组织内阁。

1917年2月3日，美宣布与德绝交。

1917年2月4日，美国照会各中立国，希望大家与德绝交。

段祺瑞过去曾亲近德国，但近些日子，政权不够稳，财政又无以为继，日本人趁机许诺借款，他便走上了亲日路线。现在日正与德为敌，段祺瑞讨好日本的机会到了。但是黎元洪却又是另一番打算。

从表面上看来，内阁和国会之间，表现出一种袁世凯时期从来没有过的融洽气氛，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现象。当初段祺瑞之所以拥戴黎元洪当总统，只不过是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权宜之计，暂时把黎元洪当作一个过渡性的傀儡而已。北洋军阀大独裁者段祺瑞哪里会把唯唯诺诺的黎元洪放在眼里！

黎元洪对段祺瑞也是痛恨已久。当年段祺瑞奉老袁密令，到武汉将他“押”到北京，霸王作风十足。就连自己被迎作总统时，段祺瑞也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黎元洪在段祺瑞眼里不过是盖章签名的机器，段的左右也是只知道总理，不知道总统。特别是段祺瑞逼着黎元洪任命的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从来就明目张胆地目无总统。前一段时间，徐树铮与内务总长孙洪伊交恶，段祺瑞亲自找到黎元洪，让他在免孙的命令上盖印。黎元洪觉得段祺瑞实在欺人太甚，于是又引出一阵子沸沸扬扬的“府”“院”之争，最后还是“退隐江湖”的老官僚徐世昌出面调停，徐树铮辞职，孙洪伊免职，这场“府”“院”之争才暂时告一段落。

现在问题又来了。

2月9日，段祺瑞政府决定向德国提出对潜水艇政策的抗

议，此为段对德政策的第一步，继而就将是绝交、宣战了。但国内的形势并不妙，各省军阀纷纷反对与德绝交，甚至北洋军阀内部也有许多人意见与段相左。全国大部分名人志士也表明了反对绝交的立场。大家都明白，中国一旦卷入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将成为一个大大的牺牲品。

段祺瑞此举完全是依照日本的意思办的，前不久，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段报告，日本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日本人的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要中国对德宣战，它就能完全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

美国也加快了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的步伐。美国公使黄恩施约见外交总长、留美博士伍廷芳，要求晋见黎元洪大总统。黎立即在伍廷芳的陪同下，会见了美公使。美公使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包括中国要迅速派出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到欧洲战场；协商解决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及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讨论中国与美国行动一致后的权利与义务诸问题。

日本出手更快，办法更多，它一面向中国政府表示“友善”，一面加紧巩固德国之后日本在中国山东享有的特权。接着，英、法等国开始出卖中国讨好日本，美国也意识到日本已走到了前面，为了避免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同时争取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美国大力扶持黎元洪总统。

在北洋政府内，黎元洪迫于国内反战压力，更为了打击段祺瑞的嚣张气焰，转而反对对德绝交和宣战。

3月3日，德国关于中国抗议德潜水艇政策的复文到达中国外交部。大意是，德国的潜水艇计划与中国船舶有何关系（意思是当时中国并没有船舶），提出抗议，实无理由。中德邦交素睦，

不要因此伤及旧交。中立国船舶应如何防护危险，德政府正在设法考虑之中，等有了办法，再行答复。对于这种答复，段内阁当然认为没有诚意，于是，段祺瑞认为执行第二步计划时机已到。

3日晚，段祺瑞火速召见院秘书长张国淦，等张国淦诚惶诚恐地赶到，段祺瑞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封电稿，郑重交给张国淦，说道：“这是今日内阁会议决议的一份电文，请务必在今晚托府秘书长夏寿康携往公府，交黎元洪批阅。”张国淦深知段的急脾气，也知此事的重大，便连夜赶往夏寿康处。是夜，段祺瑞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3月4日，黎、段二人在对德问题上激烈交锋，段祺瑞的议案一时无法通过，段气急败坏，忿忿而去。

当日中午，段祺瑞未向任何人打招呼，便匆匆去了天津。黎元洪闻之大惊，以往段祺瑞稍有不顺，即以告假辞职相威胁，这次看来是动了真格。偏偏消息传得很快，有一家报纸忽然发了一个号外，这下北京社会顿生恐慌，政界陡起极大风波，而外人均难以猜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变故。

“铁肩辣手”，夜闯段宅

京中这场政治风波，自然逃不过一位记者的眼睛，他便是在新闻界及政界声名赫赫的江浙才子邵飘萍。

1916年下半年，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专写“北京特别通信”。他每天给《申报》发电二三千字，以其新闻题材之重大和新闻的真实性赢得了大量读者，其笔锋正是指向段祺瑞政府。在北京，邵飘萍也经常光顾章士钊办的《甲寅》月刊，有时撰些小稿见诸报端，深得章士钊好评。章士钊认为邵飘萍的新闻稿，“清通简要，雅善讥弹，信良器也”。邵飘萍当年侨

居日本期间，就与章士钊挺投缘，现在两人常在一起畅谈新闻业务，章士钊繁忙之时，便聘邵飘萍代理《甲寅》报馆的事务。

邵飘萍对于采访的重要性，其认识的深刻，超过同时代的一般记者。他一向认为，各种新闻现象都是因人而发生的，大部分是与各个与事件有关系的人物的言行决定的，所以他一直在留意当代重要人物；另外，他也感到，外患与战乱，使人们更为关心时局和战事的发展，因此，他的采访活动多走上层路线。

邵飘萍立身的座右铭是“铁肩辣手”，足见其采访风格的泼辣。1917年前后，邵飘萍曾突破新闻的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布于众，当然也引起了官方的不满，内阁还因此发生过矛盾，但会议秘密终于还是被公开了。在邵飘萍的新闻通讯中，黎、段之争被称之为“乍有乍无的府院问题”，他对此也是关注已久。3月4日，当他获知段祺瑞不辞而别、出走天津的消息后，立即奔走于“府”“院”要人之间，以期获得第一手资料。

邵飘萍先从车站执事处打听到，段祺瑞是下午两点到达车站奔赴天津的。当时站中因为没有得到交通部的通知，未准备专车，惹得段祺瑞的仆从一时火起，对车站执事大声呵斥，双方冲突起来。由此可见没人能料到段祺瑞离京如此匆匆。

从冯国璋副总统及其手下那里邵飘萍又了解到，4日下午一点，在陆军部，海陆军军官正欢宴冯副总统，觥筹交错，酒过几巡，突然有人来报，段总理正赶赴天津。冯国璋一听，赶忙放下酒杯，急赴车站想阻止段祺瑞。冯国璋赶到车站，正好段祺瑞尚未离开，冯便拉着段总理说念及两人私交如何如何，要以大局为重等等。然而段祺瑞怒气难消，执意要去天津，冯副座也奈何不得，只好道以珍重，劝慰几句，互告暂别。

邵飘萍从这些情况中越发感到此事大有新闻可挖，决定再去

打探一下黎元洪和其他政界要人的反应。来自总统府的消息说，虽然在上午黎元首与段总理话不投机，争执了几句，却万万没想到段祺瑞会做得这么绝。中午，黎元洪正在招待汤化龙、王家襄、徐东海共进午宴，席间得到这个报告，便立即嘱派汤议长等人前往天津慰留。黎元洪一面又给交通部官员权量打电话，令他给今晨因事赴天津的许世英发一急电，让他务必挽留住段总理。

4日晚，邵飘萍又跑了一趟总统府，得知黎元洪准备派靳云鹏、徐邦杰明晨赴津，以此为第二批挽留段的专使。至此，邵飘萍看各政界要人是一派忙碌景象，各部长分头赴津或赴总统府，为“府”“院”双方各作解释。政府各个派系当晚都临时集会讨论这件事，除了段祺瑞的死对头外，大部分人都主张挽留段总理。

邵飘萍回到自己家中时，夜已经很深了，但仍然接到一些不断询问详情的电话，邵飘萍都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了。邵飘萍1916年创办的《北京新闻编译社》，是我国北方最早的通讯社雏形，在每周二、四、六都要发布内阁会议的内容，使之成为人们了解政治新闻内幕的重要渠道。这次段祺瑞出走天津的事件来得突然，各界人士要了解情况，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邵飘萍。但目前为止，邵飘萍还未得到进一步有关段祺瑞是否回京的消息，所以他表面宴请官僚政客把酒谈天，实际一刻也没放松对事态发展的警觉。

本来邵飘萍猜想5日段祺瑞便会返京，“府”“院”风潮也会得以平息，自己也作好了到车站去截段祺瑞，采写独家新闻的准备。谁知段总理偏不买那几个被派到天津的说客的账，5日没有回来。当然，最着急的还是总统黎元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又求助于元老徐世昌，想请徐继任内阁总理。老于世故的徐世

昌哪敢在这个时候添乱，自然是坚辞不就。正在黎总统一筹莫展之时，有人提醒他为什么不与段总理私交甚笃的冯副总统去劝说一番，当然，在外交上也要作出让步才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黎元洪大总统又一次向段祺瑞总理屈服了。

段、冯于6日深夜返京，获知此消息的记者，以邵飘萍为先，当时已是午夜时分。

邵飘萍的新闻触角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上层社会，更是无孔不入。他一向认为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应对采访对象一视同仁，不应有各种交际标准，关键是看对方是否与新闻有关，因为对象并不妨碍记者自身思想、观点的独立性。所以邵飘萍交游甚广，上达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无一不能成为他的朋友。邵飘萍的许多新闻线索和新闻材料，都来自他们。

6日晚，邵飘萍从政界朋友那儿得到段祺瑞回京的消息后，立马披上黑缎坎肩，冲出家门，自备的人力车车身两边各有的三盏灯也“唰”地同时亮起来了。邵夫人汤修慧见他走得急，忙追出来叮嘱一句：“慢点，小心！”载着邵飘萍的人力车一会儿便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

想到今晚将抢先采到段祺瑞回京的独家新闻，邵飘萍兴奋之情难以自己。车跑得飞快，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邵飘萍想起前不久与段祺瑞打过的几次交道，不禁哑然失笑。从2月9日起，邵飘萍一直在撰写评述性通讯《我国与世界战局》，平均一天多完成一篇，发往上海《申报》。此间少不了麻烦段总理，由于邵飘萍对段少有褒奖之辞，对军阀政治也常发不满，每一次接触，邵与段都是斗智斗勇的较量。然邵飘萍研究段祺瑞久矣，所以每次采访，邵飘萍都会有满意的收获。

冥想间，邵飘萍已到了车站。立刻，他发现这里并没有他预

想的热闹景象，只有几个工人模样的身影，在月台上零零落落地晃动。这时已是夜里 11 点 30 分。他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急忙拦住一人问话，原来段祺瑞早于 10 点 30 分抵京，与一班来迎迓的官僚们寒暄一阵子后，便打道回府了。看来当晚见到段祺瑞的希望没有了，邵飘萍失望之极。突然，他望见了停在一旁专供达官贵人驱遣的汽车，不禁有了主意：今天我邵飘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要追到段府去！便以重金买通司机，换乘他的汽车，直奔府学胡同段祺瑞官邸。

夜幕沉沉，官邸栅门紧闭，警戒森严。邵飘萍见状忙让司机连鸣喇叭，车笛长啸，划破夜空。门口警卫以为半夜求见，定是阁员有要事要向段总理汇报，便开门放行。突然，他发现坐在车里的不是什么政府要员，而是颇让总理头痛的名记者邵飘萍，马上将其拦住。邵飘萍的车卡在门口，既不能进也不愿意退，就与警卫僵持着，颇为尴尬。警卫冷言道：“总理自天津归，非常劳顿，业已就寝，请明天再来！”邵飘萍无奈，便好言相告：“我有关于政局要事相告，不能耽搁，请你禀报段总理。”警卫一听，想想也是，若无要事，谁会半夜上门，便飞报段祺瑞。这时的邵飘萍心里还捏着一把汗，那段祺瑞平日早对我的一些文章切齿痛恨，而且此人一向喜怒无常，现在时候又不凑巧，我怕是要吃闭门羹吧。但邵飘萍不愧懂得一些采访心理学，他转念一想，此时段祺瑞刚刚击败黎元洪，得胜回京，喜气洋洋，乘兴造访，必不受拒，于是心下释然。

段祺瑞 6 日下午 7 时 30 分乘专车与冯国璋一同从天津返回。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和与众多官员的应酬，已使他有些疲倦，加上上车前通过电话与黎元洪约定 7 日上午相见再商国是，段祺瑞一回府中，便更衣就寝。可心潮澎湃的他在那红木雕花大床上就是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眼前浮现出冯国璋所描述的黎元洪寝食不安的狼狈样儿，又想想明天见面时黎元洪又将被自己摆布，不禁越发得意起来。当然，他想得更多的还是，在对德政策“三部曲”完成了第二步——绝交以后，如何解决接踵而来的宣战问题。考虑到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在内的全国军阀，大多数都反对对德宣战，这种情况不妥善处理，分裂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的政权势必会受到威胁。想到这儿，段祺瑞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仿佛要努力抓住一切权力。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与大总统黎元洪的交锋，着实是赢了一把。段祺瑞的思绪回到当前的胜利中，他的嘴角又露出了笑意。正在这时，一个贴身侍卫走到卧室门前，清楚而谨慎地禀报道：“邵飘萍有要事欲见段总理。”

邵飘萍这个名字，段祺瑞对之可是又怕又恨，怕的是他是当时的名记者，不能不应酬；恨的是他的政治态度一直十分激烈，好几次的内幕新闻报道差点让自己下不了台。但这一次不同，段祺瑞是凯旋，满心得意，激动得难以入眠的他正想找人倾诉，何况找上门来的是大名鼎鼎的《申报》驻京特派记者，而且此人还有一个通讯社，何不借这些有声望的报纸发表自己的见地，炫耀胜利，以此造成更大的声势呢？段祺瑞欣然同意接见邵飘萍。

言无遁饰，满载而归

邵飘萍走进会客室的时候，段祺瑞已换好了衣服坐在太师椅上等他。在新闻圈儿里，大家对邵飘萍的采访提问的评价是“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邵飘萍自己也常说，外交记者的态度，要因人而异，临机应变，不能拘于常格，言动须非常敏捷。这会儿，邵飘萍先不慌不忙地呷了一口清茶，顿了顿，突然单刀直入地提了第一个问题：“4日段总理何故离京？”此是想弄清这

一次“府”“院”风波的来龙去脉。段祺瑞一听，不禁露出了愤愤然的表情：“哼！那天我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求黎元洪签发一封外交电文，黎当时面有难色，说：

‘此一问题，干系国家，责任实在重大，不可草率从事，最好多方征询意见，再从长计议。’

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如今外交形势严峻，一触即发，哪容左顾右盼，优柔寡断，便说：

‘协约国方面已多次催促我们，要我们当机立断，早日解决问题。’

谁知黎元洪却怒气冲冲地厉声说：‘他们总是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还有什么主权可言，根据约法，我大总统有决定外交问题的特权，无须听他们的。’这个大总统，他分明是置我的意见于不顾，阁员们当然不服气，争相发言，有的指责他说：

‘总统有特权，但总统如果不对国会负责，还时不时地推翻内阁反复议定的决议案，这样的大总统和专制皇帝还有什么区别！’

黎元洪听到这样的指责，自是不快，便把头转向一边，板着脸不理人。阁员们又是一遍吵嚷之声，我听得心烦，便大声嚷道：‘大权在总统手里，不要我在外交事务上出面负责，而国会到时又要追究我的责任，我是两头受气，这样的国务总理不干也罢！’此后大家半晌都不再说话。见此情景，我忧愤难当，遂退出总统府。大家也不欢而散。

我回到私邸，想想黎大总统如此不通情理，飞扬跋扈，便决定回天津休养，他权力大，就让他去处理吧。”

“那你为何又决定今日回京了呢？”邵飘萍又故意问道。

段祺瑞的脸上立刻大放异彩，摇头晃脑地说：“是黎元洪求

我回来的。”

“我一到天津，就有十几个政团代表紧跟着过来，他们大多赞成政府这次的外交方针。黎元洪也派了好几批要员来津挽留我，可光挽留有什么用，我手中无决定权，又怎么开展工作？！6日，黎元洪又派冯国璋副总统乘早晨8时的车亲往天津，冯副总统转告说，黎元首表示，对于外交方针并无异议，且今后尊重内阁的责任权力。徐东海也托冯副座转交我一封极为恳挚的亲笔信。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国家还需要我，我就打道回府了。”段祺瑞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邵飘萍一边作简单的记录，一边乘胜追击：“那么引起这场冲突的电稿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段祺瑞有点迟疑。

“我已从几个阁员那里了解了电文的一些内容，但他们说的话之间都有出入，我怕以讹传讹，所以想听听您的说法。”邵飘萍以新闻采访全面性的理由打消了段祺瑞的顾虑。

“这是一封发往驻日章公使的电稿。有关与日本政府谈判……”段的语速有点儿放慢。

“是否涉及庚子赔款问题？”邵飘萍胸有成竹地追问一句。

段祺瑞惊讶地看了邵飘萍一眼，接着说：“主要是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关税问题；二、庚子赔款问题；三、辛丑条约问题。”

“能否再具体一点？”邵飘萍紧追不放。

段祺瑞笑了：“电中列举的详细办法，今在秘密之中，未能宣布。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邵飘萍想想也是，自己的义务范围只能到此了。

“那对德问题的决议是否要交付国会解决？”

段祺瑞清清嗓子，严肃地说：“我们准备在决定发表之前一二日，再行出席国会，因为必须先得有各国的确实保障，这样提交国会的才不为空言之报告。我明日就要去见总统，然后再与阁员商议，可能此事要提前。”

邵飘萍突然又问：“外交总长近日辞职，是否有意让梁启超充任？”段祺瑞连忙接过话说：“梁任公在研究财政方面颇有造诣，一年以后，我会任命他为财政总长。”

谈到以后的政要打算，段祺瑞的话匣子更是收不住。在他滔滔不绝的谈话中，邵飘萍又预先了解了一年以后政局和领导集团人事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这都为他以后的政治新闻采访埋下了伏笔。

段祺瑞和邵飘萍从深夜 12 时半一直谈到凌晨 3 时，双方都没有倦意。但邵飘萍考虑到要尽早发出新闻，况且已经有不少收获，便起身告辞了。段祺瑞竟意犹未尽。

却说邵飘萍一举成功，满载而归，出段府门，直赴当时章士钊正让他代理馆务的《甲寅》报馆。在印刷所，邵飘萍将与段祺瑞谈话的内容插入要闻栏，边写边排，当日见报。这条新闻不仅以内幕新闻、独家新闻取胜，而且时效相当快，堪称“今日讯”。报纸既出，读者看到要闻内容皆惊讶不已，当天的报纸不到半日，就被抢购一空。

邵飘萍令人咋舌的采访技巧，不仅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报界、政界所惊叹，而且已成为新闻记者的楷模。后有著名报人张季鸾评价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此为对邵飘萍采访艺术的

总结。